

MAKESIXIANDAI XINGPIPANLILUN JIQIDANGDAIJI AZHIYANJIU

#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康文龙 彭冰冰 著

长江出版社

浙江省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成果

MAKESIXIANDAI XINGPI PANLILUN JIQIDANGDAI JIAZH IYANJIU

#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康文龙 彭冰冰 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康文龙,彭冰冰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92-0522-6

I. ①马… II. ①康…②彭…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8768 号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康文龙 彭冰冰 著

责任编辑:冯曼

装帧设计:蔡丹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17.5 印张 3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0522-6/D · 37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导 论	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1
第一节	现代性概念	1
第二节	现代性特征与现代性批判	11
第 一 章	马克思早期现代性政治批判思想和实践	22
第一节	马克思早期社会批判的思想与实践	23
第二节	马克思现代性政治批判思想的初步形成	32
第 二 章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哲学批判	48
第一节	马克思现代性哲学批判思想	48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准备工作	69
第 三 章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批判	79
第一节	马克思现代性科学批判的哲学基础	79
第二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商品经济、大工业生产和资本统治	107
第三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拜物教和意识形态统治	122
第四节	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及其趋向	126
第 四 章	马克思现代性政治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138
第一节	马克思国家批判理论	138
第二节	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当代回应	159
第三节	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回响	196
第 五 章	马克思现代性价值批判及其当代回响	227
第一节	拜物教理论与异化理论	227
第二节	异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233
第三节	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248
第四节	马克思价值批判理论的当代回响	256
结语		266
参考文献		270
后记		276

## 导论 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现代社会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经沧桑，既在经济与社会的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令人深思和忧虑的困难与问题。人们普遍感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成功地解决了传统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同时，也衍生出大量的新问题，这些问题较之传统社会留下的老问题更加严峻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不能不引发学者们对现代社会旷日持久的深入反思。这个反思过程使“现代性”这个概念自 20 世纪后半期以来，逐渐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 第一节 现代性概念

#### 一、“现代性”词源及其语义

“现代”一词出现较早，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一文中，引用了姚斯（Hans Robert Jauss）对“现代”一词的词源学考证，指出“现代”（modern）一词的拉丁文形式是“modernus”，首次使用是在第 5 世纪末期，用来辨别出“当时”（the present）；后来一度是官方基督教用语；<sup>[1]</sup>这一英语词汇迅速地演变出两种用法，一是意味着“当代、当今”，另一用法则添加了这样的涵义——在现代时期，世界——不同于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世界。在这一词汇的现今用法中保留了这两层含义，只是当今时代与之相对立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只是古典的和中世纪的两个阶段。<sup>[2]</sup>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现代”概念最初产生于基督教末世论的语境，尽管现代性概念几乎自动地联系着世俗主义。<sup>[3]</sup>

起初，“现代性”一词偶见于文学作品中，但寓意各有不同。“现代性”在 19 世纪中叶的法国是一个很新的词汇，但在英语里至少自 17 世纪起就已经通用了。1627 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首次收选了“modernity”（意思是“现时代”），并且还引证了贺拉斯·华尔浦尔的话。华尔浦尔在 1782 年的一封信里谈到了查特顿的诗，他说，“[这些诗]节奏的现代性”，“[凡是有敏锐听力的]人没有不为之惊叹的”。托马斯·查特顿的诗作和悲剧性的神话深受后来浪漫主义一代诗人的推崇，在有关他的《罗利诗篇》（1777 年）那场著名的争论中，华尔浦尔便用了“现代性”作为论

据，这一点隐含了美学现代性的某种微妙意识。“现代性”似乎同时接近于个人“时尚”的观念（“这些诗的时尚是查特顿自己的”）和华尔浦尔所谓的“观念和用语的最新特征”，但我们不应把现代性和这两者混为一谈。按照华尔浦尔的观点，“现代性”的实际含义是声音和节奏，我们可以从音乐的角度来充分地理解现代性。

至于法国，相应的词语是 *modernite*，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利特雷在泰奥菲尔·戈蒂耶发表于 1867 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这个词。新近出版的综合性罗贝尔词典则发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849 年问世的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中。无论是利特雷，还是罗贝尔，都没有提到波德莱尔在论述康斯坦丁·居伊斯的一篇文章里曾用过 *modernite* 这个词。波德莱尔的这篇文章写于 1859 年，1863 年公开发表。

夏多布里昂早在波德莱尔 20 年前就使用了这一词语。据他在 1833 年自巴黎前往布拉格途中记的日记和《墓畔回忆录》中的相同记录，夏多布里昂用 *modernite*，是带有贬义地指日常“现代生活”的庸俗和低劣，以对立自然的永久的崇高和传奇般的中世纪历史的壮丽。“现代性”的陈腐十分清晰地显露了出来。夏多布里昂写道：“海关大楼和护照的庸俗及现代性，同风暴、哥特式的大门、号角的声音和急流的喧闹，形成了对照。”<sup>[4]</sup> 马普在《朝臣的戏谑》中曾以此来反抗旧思想对新生物所表现的蔑视和冷遇。

波德莱尔的重要性在于把“现代性”一词最早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1863 年底，波德莱尔连续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写于 1859~1860 年）的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的小标题就是“*Modernite*”。在这篇短文的开篇，波德莱尔对他所指称的“现代生活的画家”的形象作了一番抒情的描述：“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觅啊。他寻觅什么？可以肯定，这个我所描绘的人，这个秉有奔放的想象、一直在茫茫人海里穿行的人，有着一个比纯粹漫游者更高的目标，一个更普遍的目标，而不是事物飘忽的快感。他所寻觅的，就是那个我们必须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sup>[5]</sup> 这篇文章中赋予现代性（*modernite*）概念以现代的意义。

波德莱尔说：“我们从表现现在中获得的愉悦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之作为现在的本质属性。”但这种现在感具有过渡性，它赋予现代性独特的性质，因为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sup>[6]</sup> 当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引入“现代性”这个概念时，他向读者坦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他将现代性既视作现代生活的一个“特性”，又当成艺术努力的一个新目标。对现代生活的画家来说，这一特性是与新（*newness*）的观念，与新奇（*nouveauté*）联系在一起的。<sup>[7]</sup>

本雅明指出在波德莱尔 1851 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表达出“现代性”的涵义。“不管属于哪个党”，波德莱尔写道，“他都不可能不被这种奇观攫住：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絮中呼吸，任由机体组织里渗透白色的铅、汞和一切制作杰作

所需的毒物……；这些忧郁憔悴的大众，大地为之错愕；他们感到一股绛色的猛烈的血液在脉管中流淌，他们长久而忧伤的眼光落在阳光和巨大的公园的影子上。”本雅明指出，这个大众是英雄轮廓坚决反对的背景。波德莱尔为这副图画加上标题，从而以自己的方式向它致敬。他在它下面写的字是“现代性”<sup>[8]</sup>。

戴维·弗里斯比认为，“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性体验，是现代生活质量，它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是与传统的断裂，对新奇事物的感觉以及对生命之短暂的敏锐感受。<sup>[9]</sup>他指出，波德莱尔之重要性还在于一个更加特定的意义上：是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将重点放在现在的“新奇”之处，甚至到了将现代性等同于新奇事物的程度；指出“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概念的引介，连同对其时间、空间和原因（归结为偶然性）等方面的介绍，虽然不成系统，但对于未来的现代主义（以及现代英雄）辩论和形成现代性社会理论（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的努力都是至关重要的。”<sup>[10]</sup>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义复杂并且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sup>[11]</sup>我们只能大致对现代性一词进行考察，原因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所说的那样，他说：“要精确地标明一个概念出现的时间总是很困难的，而当要考察的概念在其整个历史中都像‘现代性’一样富有争议和错综复杂时就更是如此”。<sup>[12]</sup>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作为概念和术语，现代性都有着悠久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sup>[13]</sup>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sup>[14]</sup>

## 二、现代性研究述评

现代性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现代性概念本身在不同的视角下呈现出不同。对“现代性”概念本身出现了一种观点各异的局面。“何为现代性？它到底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标志？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种还是多种？讨论中，学者们观点各异，答案亦莫衷一是。”<sup>[15]</sup>

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sup>[16]</sup>

亨利·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认为，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先进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在一系列文本和文献中接触到它们，它们带有自己时代的标志，然而又超越了时尚的诱惑和新奇的模仿。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在社会中加以阐述的概念有别于社会现象本身一样，恰如一种思想迥异于实际活动一样。<sup>[17]</sup>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我知道，人们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

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 *êthos*（气质）的东西。”<sup>[18]</sup>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问题在于什么是现代性？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合理化和功能性区分，也是政治自由、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现代性中有一个独立的（同时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的意义源头，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头决不会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实际上，它激发了更有活力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sup>[19]</sup>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认为，假如我们仔细地聆听 20 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并把它们与 19 世纪前辈的说法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将发现这种说法的视野明显地狭窄了，想像的范围也缩小了。19 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地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的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 20 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性要么沉溺于盲目而无批判性的热情，要么因其新奥林匹亚式的疏离和轻蔑而遭到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被构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现代人无法雕塑或改变它。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sup>[20]</sup>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认为，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的处女地。然而，随着权力的全球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出来，随着更多的声音对西方反唇相讥，出现了这样的强烈感觉，即现代性将不会是普遍化的。这是因为现代性既被视为西方的规划，又被视作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投射。事实上，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sup>[21]</sup>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认为，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于从借助认识达到存在的同一和占有，转向了存在和认识的同一。这个从思（*cogito*）到在（*sum*）的历程达到了这种程度，即认识的自由活动，以及脱离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动，将在倾向于所认识之物中来发现自身。这种认识的自由活动也将逐渐构成作为存在的存在之奥秘，无论通过认识所把握的是什么。<sup>[22]</sup>

在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看来，假如说现代性源于如下主张，即独立的自我现在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形象而非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社会，它在个人的平等



公共权利概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把晚期现代性描述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同样的自我现在为一个真实的自我而要求诸种私人权利。在以前选举权、罢工权和工作权的冲突与斗争出现之处，现在不断增长的是要求特殊身份的冲突，或者相反，是要求发展出身份的特殊形式的社会责任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集中在社会性别上，或以社会性别的话语来表述。<sup>[23]</sup>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可以把现代性当作是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地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sup>[24]</sup>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我们用“现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导向某些独特性或社会特征出现的单一过程，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的定义。现代社会的特征或特性有：

①在明确地域边界内运作政治权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体、合法性权威和概念，这些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复杂结构的特征。

②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③带有固定社会层级系统和交错的忠诚特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动态的社会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呈现出新的阶级形态的特征，男女之间独特的父权制关系。

④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

还有两个方面与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有关，它们可以松散地归之于“文化”的范畴之下。一是生产知识和把知识分门别类的方式。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个新的理智的和认知的世界之诞生……；二是……现代社会分析方式，它强调作为形成过程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sup>[25]</sup>

凯尔纳和贝斯特认为：“现代性一词，指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sup>[26]</sup>

吉登斯对现代性有三个表述。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他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sup>[27]</sup>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sup>[28]</sup>。而在与皮尔森的对

谈中，吉登斯又宣称：“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①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②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③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sup>[29]</sup>基于这三个界定以及他在其他很多地方对现代性的阐释，可以看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这种基本理解可以归结为：系统的 worldview、全面的制度架构、与传统社会的断裂、特定的时空。他区分了现代性的三个来源，并指出都是相互关联的，“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间—空间区域的手段。脱域机制的发展。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sup>[30]</sup>

利奥塔在 1984 年写给塞缪尔·卡辛的一封信中说：“在《后现代状况》中我关心的‘元叙事’（meta — narratives），是现代性的标志，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的价值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sup>[31]</sup>并指出，“无论在何处，如果没有信仰的破碎，如果没有发现现实中现实的缺失——这种发现和另一种现实的介入密切相关——现代性就不可能出现。”<sup>[32]</sup>

哈贝马斯认为：“由 18 世纪启蒙哲学家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就在于根据各自的内在逻辑来努力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艺术。与此同时，这一事业还意图将这些领域中的认知潜能从各自的秘传神授（esoteric）形式中解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希望用不断积累起来的各门专业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理性地组织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sup>[33]</sup>他认为，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韦伯给文化的现代性赋予了实质理性的分离特征。表现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之中的这种分离构成了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方面最终被区分开来，因为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结为一体的世界观分道扬镳了。自 18 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按类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对文化传统所做的这种职业化处理办法先于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内在结构，那么出现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专家们的控

制之中。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sup>[34]</sup>

在梅泰·卡利内斯库看来，有两种截然不同且又激烈冲突的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究竟何时发轫，这实在是无法说明的。不过，有一点倒是肯定的，那就是19世纪前半叶的某段时间，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历史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从此以后，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敌对关系一直没有缓和过，但彼此在不遗余力地想要消灭对方的过程中，却是默认了，甚至刺激了种种相互间的影响”。这两种现代性分别是：①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可以说，它大体上坚持了现代观念史上较早时期的杰出传统。进步的信条、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裨益的坚信、对时间——可计量的时间，亦即能买卖的时间，因此，像任何其它商品一样，便有了金钱上可计算的等价——的关切、理性崇拜、限定在抽象人道主义框架内的自由理想，而且还有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行动和成就的崇拜——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与现代之战相关联，并且在中产阶级创建的很成功的文明中一直起着积极作用，被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加以推广。②另一种现代性——日后产生了先锋派——自其浪漫主义之初，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种种迥然不同的方法——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和末世论到贵族的自我流放——宣泄这种厌恶感。因此，文化现代性的特征，除了其明确的意图（常常是极少有相同的）外，便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断然拒绝，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sup>[35]</sup>

格里芬认为，现代性“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而是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sup>[36]</sup>

彼得·贝格尔认为：“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ens realissimum)的纯粹(naked)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sup>[37]</sup>

大卫·莱昂说：“现代性是什么？它是紧随着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现代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进取动力、对传统的背离拒斥以及全球性的后果为标志，虽然，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得更远。时间似乎加速了，空间似乎拓宽了。现代性的进取动力，与进步的信念、人类理性有能力产生自由的信念密切相关。但对它的歧见出自同一源头：没能兑现的乐观主义和后传统思想内在孕育的怀疑主义”。<sup>[38]</sup>“现代性关乎从16世纪中期以来发生在许多层面上的一切大规模变迁，农业工人被从土地上赶到流动的工业城市则宣告了这个变迁的开始。它质疑所有的传统行为方式，用自己建立在科学、经济增长、民主或法治的权威。它使个体无所适从：如果身份在传统社会是赐予的话，那么它在现代性中是建构的。它以理性的名义征服世界；稳定和社会

秩序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sup>[39]</sup>“现代性的成就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变迁。实际上，现代性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球性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模式。长久以来，不论是生活在现代性环境中的人们，还是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把现代性的到来看作是取代其他生活方式的绝对优越的方案”。<sup>[40]</sup>他还对多种现代的说法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高级”现代之说意味着现代性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晚期”现代之说预示着现代性已经时日不多了；“过度”现代之说认为时下现代性的某些特性被夸大了；“超越”现代之说则指某些现代的条件或许会被超越；“自反性”现代暗示现代性能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系统地了解自身。<sup>[41]</sup>

詹姆逊反对对现代性进行定义，他为现代性确立了四个准则：①断代无法避免。②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哲学的还是别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③不能根据立体性分类对现代性叙事进行安排；意识和主体性无法得到展现；我们能够叙述的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情景。④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当它能和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时才有意义。<sup>[42]</sup>

在国内学者中，对“现代性”的概念也有多种理解。

刘小枫认为：“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sup>[43]</sup>

曹天予认为，“现代性”这一术语有其历史和社会经济的指称范围，它指的是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现代社会的特性。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它是有强制性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对埃米尔·迪尔凯姆来说，它指自然界被机械改变了的工业化世界；对马克斯·韦伯来说，它的特征表现为在中央行政机关的监视和控制下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关于现代社会体制特性的这些表述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sup>[44]</sup>

唐文明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其次，现代性造就的是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但由于对“现在”的不同理解使之呈现出差异。再次，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最后，除了理性和个人主义，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sup>[45]</sup>

汪晖认为，现代性的词源学证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通过词义由贬到褒的历史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

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现代性话语利用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sup>[46]</sup>

赵景来认为，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而非单一性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sup>[47]</sup>

俞吾金等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应当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sup>[48]</sup>

姜森林认为，现代性表征人的主体性确立；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世间的方案，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①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②对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怎样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sup>[49]</sup>

韩震认为，从历史上说，“现代”（modern）是指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或时期。从文化上说，“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涉及与古代、古典和传统颇具自我意识特色的东西的决裂，以及对新颖、普遍性、现在或当下的强调。在现代性的历史境遇下，人类社会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风俗、习惯、前辈的愿望和神圣的信仰所禁锢。由于对以往传统的超越，现代性否认传统的作用，把过去说成是“黑暗的时代”，缺乏理性和知识。现代主义将信念的基础放在个人的理智之上。

无论把现代性看作是知识的更新与进步，还是将它视为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能力，现代性都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一方面是人的自我发现，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对个性的珍视，以及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和主体性的弘扬，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生产所要求的纪律，现代社会的秩序和国家机构的权威。现代性打破了过去的一切，但是又力图用普遍的理性重建理解整个世界的框架。<sup>[50]</sup>

汪民安认为，“都市的现代性，体现在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早期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这个时期看作是现代性的成熟时刻。但是，它的基石，一般来说，奠定在 16、17 世纪的欧洲，甚至更早——说成 12 世纪也不是错误，因为任何的谱系学都反对单一性的起源。可以大概地说，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差不多同时萌芽”。<sup>[51]</sup> 现代性在进展了几个世纪之后，呈现出多个层面：“它既是一种独特然而又是复杂的

历史进程（我们有时将这个现代进程称为现代化），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含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这个进程迂回曲折，但它最后还是汇合成一个相近的目标。在它高度成熟的时段，我们会想到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联系等。而且，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除了包含它丰富的所指外，还展现出某些独一无二的气质和禀赋（这是就‘现代性’这个词的狭隘意义而言的），诸如创新的时间意识，对未来的乐观、成熟感、进步信念、超人式的力的奔腾、发展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sup>[52]</sup>正是现代性的多层次，“迫使人们不断地就现代性的概念发生争执，人们不断地质问是哪一种现代性？”<sup>[53]</sup>因此，汪民安说：“我们很难从肯定的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从否定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绝不是中古性。现代同中世纪的分道扬镳，开始（16世纪）是缓慢的偏离，但经过历史性的技术和观念的双重积累（比如科学的进展和启蒙运动的深化），到一定的阶段——比如18世纪晚期之后——就变成全盘的决裂，现代性的高潮时段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16~18世纪看作是现代性的序曲，或者说看作是现代性的第一阶段（人们有时也用近代这个词来指代这个时段）。接下来是现代性的成熟时段，这个时段大约是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久的19世纪……换一种说法，现代性的积累——如果说，16世纪以来的欧洲确实有一个明确的往现代发展的线索的话——在混乱的19世纪达到了颠峰”。<sup>[54]</sup>

可见，“现代性”概念确实是富有争议和错综复杂的。不管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有怎样的差异和复杂，有一点是大家认可的：现代性的开始引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从总体来看，“现代性”的参照系，就是封建社会或称为“前现代社会”。现代性本来就是来自于对封建社会的反抗，从与“前现代”相比，现代性在实现人类生活可能性方面的现象上的潜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文明，体现出与以前时代的断裂，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表征了一种与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承载着与反封建相关联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从现代性本身的展开和演变来看，现代性经历了一个起源于欧洲，然后逐步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当前并没有结束，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在不断的变化，同时，在走出欧洲的过程中，本身也发生了与各民族文化价值交叉的现象。现代性表达着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理性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理性的批判。

现代性表征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是资本主义，从观念层面上看是一整套思想观念和信仰体系，如尼格尔·多德指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它们属于规范工程。一个规范工程可被定义为一个思想和信念系统，它以某种方式涉及改善社会的作用。它是规范性的，因为价值和思想并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有争论的。它是一个工程，这是因为它在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有一个含蓄的、但更经常是明晰的和系统的卷入。”<sup>[55]</sup>从生产方式来看，现代性表征的

是工业社会。

## 第二节 现代性特征与现代性批判

20世纪是现代社会问题全面爆发的历史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冷战、军备竞赛、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以及毒品、艾滋病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中清醒过来，开始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这也就构成了所谓“现代性批判”。这个批判后来被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强了。

就学术领域而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是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先驱之一。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将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深刻地指出了现代社会在其发展中必然面临这两种理性不可同时实现的“二难境地”。自此以后，国外研究者大多把现代性问题归结为理性的问题，从而进一步使理性批判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内容。这种理性批判导致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发生分化，以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和利奥塔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依据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现代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已经宣告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破产，现代社会已经终结，至少已经接近终结；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坚持认为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仍在启蒙之中。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是理性本身的失败，而是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的结果，是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果。他面对生活世界提出“交往理性”这个概念，认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实现启蒙理想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现在宣称现代性的终结尚为时过早，现代性仍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事业。

由于现代性本身的错综复杂，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加以批判，形成了一幅多彩的学术图景。这里主要揭示一些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

### 一、过渡性

众多现代性研究者都认识到，现代性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总结出两种现代性特征，并认为它们都不太准确：一种是韦伯对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即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的束缚越来越牢固，它把我们囚禁在官僚程序毫无个性的牢笼中。在现代社会学的三个主要奠基者中，韦伯最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专业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且用它勾画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轮廓。按照韦伯的观点，日常经验只有在官僚化理性“钢一般强硬”的牢笼边缘，才可保留自己的特色和自发性。一种是源自于马克思和其他许多学者（不管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描绘，现代性整个就是一个怪物。马克思大概比他

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地称呼的那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顺服的，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人类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性得以运作的一种非理性方式，因为它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sup>[56]</sup>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于指向未来，它以如此方式指向“未来”，以致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sup>[57]</sup>

在戴维·弗里斯比看来，西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共同点，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波德莱尔所刻画的时代特征，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

费希特对现代性特征的刻画是颓废，认为作为颓废的现代性“宣告了现代生活的无所不在”。在他看来，颓废是“一切安排、一切世界观以及我们现时代一切政治社会形态暂时性的最深刻最贴切的刻画”，它与“现在的”现实有着密切关系。尼采的任务是分析它，分析产生自“组织力和意志力”衰竭的“人类颓废形式”。剩下的是一个陈规和外表的空壳：“现代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假象；现代人不是表里一致地出场，他毋宁说是隐藏在他现在扮演的角色里。”尼采的现代性特征，在他指的就是这个“现在”——这种一切价值的颠倒，这个由面具和假象构成的世界。同时，尼采的现代性分析不仅是对现在各种颓废形式的描述，而且是对它们的批判。这一点在《超善恶》一书中表达得很明确，尼采说“该书……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批判”——这一目标可以很好地描述他的大多数已经出版的著作和没有出版的残章。<sup>[58]</sup>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sup>[59]</sup>西美尔重视对现代性的体验，在他看来，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不仅被归纳为我们内在生活对它的接纳，也表现在外在世界变成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外在世界的实质成分又被化约为永不休止之流，而其飞逝、碎片化和矛盾的時刻都被吸纳进我们的内心生活。因此，戴维·弗里斯比认为，西美尔的出发点是“一个调节性的世界准则，即每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交互作用，在这个世界的每一点和每一个其他力量之间，都有永久变动的关系存在”。这不只是一种启发性原则，而且是现代性的一个实质特征，因为“现代知识生活本身的方向，正是社会的灵魂消解到参与者的互动总和之中”。<sup>[60]</sup>

西美尔以一种感性的形式对现代性所处的社会经济体系有深入地探讨，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这一概念，似乎常常依赖于消费之前的过程，即交换。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现象，交换是物品相对性的经济实现，它将特定的物品及其对个人的意义提升到物品本身的稀有性之上，但不是进入抽象的领域，而是进入构成经济价值实



质的活生生的互动领域。对西美尔而言，个人之间的互动是一切社会形构的起始点，其最高象征物是货币，因为它以纯粹的形式体现了纯粹的互动；它使得最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它是个体事物，但其根本意义注定会超出个体性，并与一切独特性互相交织，以这种方式创造现实。交换的一个作用显然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即一个取代个体简单集合的社会，交换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它是那些众多个体借以成就一个社会群体的多种关系中的一种，而社会就等于那些关系的总和。<sup>[61]</sup> 这里西美尔表达了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相似的思想，在大卫·库尔珀的《纯粹现代性批判》一书中更是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体制以一种交互性确认的模式和结构来理解，他说：“对于黑格尔来说，所有社会体制都关涉到交互性确认的模式和结构，通过这种交互性确认，某人通过把其他人确认为正将其确认为一个人的人而获得自己的身份。那种可以为其指定信念和态度的先验自我是不存在的，而在韦伯的术语中，社会体制的基础肯定就是这种先验自我。”<sup>[62]</sup>

同时，西美尔对时尚的分析触及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过渡”和“瞬时即逝”的辩证法，“在解释现在的时尚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意识发挥一种有力影响的理由中，也包含着这样的事实：主要的、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正越来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从而，生活中短暂与变化的因素获得了很多更自由的空间。与……过去之断裂使得意识越来越专注于现在。不过，这种对现在的强调显然是对变化的强调……”<sup>[63]</sup>

## 二、断裂性

吉登斯认为，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但现代性带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断裂。<sup>[64]</sup> 他说：“我们应该怎样识别将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呢？这里涉及到若干要素：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程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上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第三，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里找得到。”<sup>[65]</sup>

现代性表现为与传统社会的断裂，现代性产生的生活模式以前所未有的巨变使人们脱离了一切传统社会秩序类型，不论是广度上还是强度上，现代性所涵盖的转型比以往任何时期特有的大多数类型的变迁都要更加深刻。在广度方面，促进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形式；在强度方面，改变了人们日常生存的最亲密性和个人特征。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现的断裂是明显的，使现代社会制度分离于传统社会秩序的断裂。一些现代社会形式并非简单地在先前的历史时期中就能找到，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大规模生产对无机能源的依赖，或是产品和雇佣劳动的完全商品化。而其他一些社会形式与先前存在的社会秩序也仅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